



世界经典名著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三)

〔俄〕契诃夫 著

郭一平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波连卡	1
尘世忧患	8
春 日	12
大斋的前夜	14
夫人英雄	20
哥萨克	26
黑 暗	33
祸 事	39
蟒和兔	46
批评家	51
神 秘	58
市 民	63
受气包	71
疏 忽	77
太早了！	82
薇罗琪卡	89
沃洛嘉	106
信	122
在家里	137
在苦难周	148
侦讯官	154
醉 汉	160

波连卡

下午一点多钟。在游廊式的商场里，有一家名叫“巴黎新货”的服饰用品商店，生意正兴隆。人可以听见店员们的说话声合成的单调的嗡嗡声，如同教员叫所有的学生背诵功课的时候学校里往往会发出的那种嗡嗡声。无论是女顾客的笑声，还是玻璃大门的开关声，或者学徒的奔跑声，都不能破坏这种单调的嗡嗡声。

时装工场老板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女儿波连卡，一个娇小纤瘦的金发姑娘，站在商店中央，正用眼睛找一个什么人。一个黑眉毛的学徒跑到她跟前，很庄重地瞧着她，问道：“您想买点什么，小姐？”

“往常总是尼古拉·季莫费伊奇接待我的，”波连卡回答说。

这时候店员尼古拉·季莫费伊奇，一个黑发男子，头发卷曲，身材匀称，装束入时，领带上别着一枚大别针，已经在柜台上清理出一块地方，伸出脖子，笑吟吟地瞧着波连卡。

“彼拉盖雅·谢尔盖耶芙娜，您好！”他用好听的、健康的男中音叫道：“请过来吧！”

“啊，您好！”波连卡走到他跟前说：“您看，我又来找您了。给我拿点花边。”

“是做什么用的呢？”

“镶胸口，镶背部，一句话，镶一套衣服用。”



“马上就给您拿来。”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在波连卡面前放下几种花边。波连卡懒洋洋地挑选着，开始讲价钱。

“求上帝怜恤吧，一个卢布可一点也不算贵！”店员劝说着，现出迁就的笑容。

“这是法国花边，纯丝的。我们还有普通花边呢……那种花边四十五戈比一俄尺，质地可就不一样了！求上帝怜恤吧！”

“我还要买一件玻璃珠花边的胸衣，安着花边结成的纽扣，”波连卡说着，低下头凑近花边，不知什么缘故叹了一口气。“您这儿可有配得上这种颜色的玻璃珠花边？”

“有，小姐。”

波连卡越发低下头去凑近柜台，小声问道：“为什么您，尼古拉·季莫费伊奇，上星期四那么早就离开我们走了？”

“哼！奇怪，您居然留意到了，”店员讥诮地说：“当时您对那位大学生先生那么入迷……奇怪，您怎么会留意到我走了！”

波连卡涨红脸，一声不响。店员激动得手指发抖，关上那些盒子，没有必要地把它们一个个堆在一起。随后沉默了一忽儿。

“我还要买些玻璃珠的花边，”波连卡说，惭愧地抬起眼睛来看着店员。

“您要哪一种？黑的和花的玻璃珠花边镶在网纱上，要算是顶时髦的装饰了。”

“什么价钱？”



“黑的是从八十戈比起，花的呢，两卢布五十戈比。我以后再也不到您那儿去了，”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小声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

“为什么？很简单。您自己心里一定明白。我何苦自找烦恼呢？怪事！难道我瞧见那个大学生在您身旁献殷勤，我心里会觉得舒服？是啊，我什么都看见，都明白了。

从去年秋天起，他就一直拚命追您，您差不多天天跟他一块儿出去散步。每逢他到您家里去做客，您总是迷迷糊糊地盯着他瞧，就跟瞧见一个天使似的。您爱上他了，在您眼睛里天下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那么好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波连卡没说话，心慌意乱地伸出手指头在柜台上划来划去。

“我全看清楚了，”店员接着说：“我还有什么理由再到您那儿去呢？我也有自尊心。并不是人人都乐意做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的。您还买点什么？”

“我妈吩咐我买许多东西，可是我都忘了。另外还要帽子上的羽毛。”

“您要哪一种？”

“要好一点和时新一点的。”

“眼下顶时新的是真正的鸟毛。颜色呢，不瞒您说，眼下顶时新的是淡紫色，或者‘卡纳克’色，也就是深红中带点黄颜色。我们有许多花色随您挑选。这件事会闹到什么下场，我简直不明白。您爱上他了，那么这件事怎么了结呢？”



在尼古拉·季莫费伊奇脸上，眼圈四周现出了红晕。他两只手揉搓着一根很软的、毛茸茸的丝绦，接着嘟哝说：“您有心嫁给他，对不对？哼，讲到这个，您还是丢开妄想的好。大学生可是不准结婚的，再说，他来找您是要得到一个光明正大的结局吗？”

哪儿会！要知道，他们那班大学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他们到商人和时装女工家里去只是要嘲笑他们的粗俗，喝一个醉罢了。他们在自己家里和上流人家里不好意思灌酒，而到了我们这种无知无识的普通人家里，他们就用不着不好意思，哪怕两脚朝天、双手按地走路也无所谓。对了！那么您要哪一种羽毛呢？如果他缠着您，跟您谈情说爱，那么他安的是什么心，这可是清清楚楚的。将来他做了医师或者律师，就会回想以前的事说：“啊，当初我有过一个金发的姑娘！如今她在哪儿呢？”恐怕眼下他就在他们那伙大学生当中吹牛说，他已经勾搭上一个时装女工了。”

波连卡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瞧着那堆白盒子出神。

“不，我不要这些羽毛了！”她叹口气说：“让我妈自己来挑她要的花色吧，我会挑错的。您给我拿六俄尺的穗子，做大衣用，要四十戈比一俄尺的。为这件大衣，您还得给我拿些椰子色的纽扣，要带眼的……好把纽扣钉得结实点。”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给她把穗子和纽扣都包好。她惭愧地瞧着他的脸，显然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他沉下脸不开口，只顾收拾那些羽毛。

“我可别忘了给那件女睡衣配几个纽扣……”她沉默



一忽儿后说，用手绢擦她苍白的嘴唇。

“您要哪一种？”

“睡衣是给一个商人太太做的，所以要一种特别起眼的纽扣。”“是的，如果这是给商人太太配的，那就得选颜色花哨点的。您瞧这种纽扣。这是蓝色、红色、时新的金黄色合在一起的花纽扣。最起眼了。讲到比较文雅的太太小姐，那就要买我们这种只有边上发亮的暗黑色纽扣了。只是我不懂。难道您自己就想不明白？是啊，这种……散步会闹到什么下场？”

“我自己也不知道……”波连卡小声说着，低下头凑近那些纽扣。“季莫费伊奇，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有个留着络腮胡子、身体结实的店员在尼古拉·季莫费伊奇背后挤过去，把他挤得贴紧柜台。那个店员满脸放光，现出极其文雅的殷勤神情，叫道：“太太，请您费神到这边来！针织的短上衣有三种：一种是没有花纹的，一种是带凸花的，一种是带玻璃珠的！您要哪一种？”

同时，从波连卡身旁走过一位体态丰满的太太，说话声低沉，几乎象男低音一样：“不过，劳驾，我不要那种有接缝的，要整织的，而且要带商标。”

“您要装出您在看这些货物才行，”尼古拉·季莫费伊奇往波连卡那边凑过去，小声说着，勉强微笑。“您，求上帝保佑，脸色这么苍白，带着病样，您的模样大变了。他会丢开您的，彼拉盖雅。谢尔盖耶芙娜！不过，就算他有一天会跟您结婚，那也不会是出于爱情，而是因为穷得挨饿，贪图您的钱！他会拿您的陪嫁钱布置一个体面的家，



然后觉得您配不上他，为您害臊。他会把您藏起来，不让您见客人，见他的同学，因为您没有受过教育。他会一个劲儿地叫您粗娘们儿。难道您会跟医师或者律师那班人应酬周旋？在他们心目中，您是个做时装的女工，无知无识的人！”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有人在商店另一头喊道：“这位小姐要三俄尺带金银丝花纹的绦带。咱们有吗？”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把脸扭到那边去，做出笑脸，嚷道：“有！有带花纹的绦带，有用缎子镶边的绸带子，有用波纹绸镶边的缎带子！”“顺便提一下，免得忘掉，奥丽雅托我给她买一件胸衣！”

波连卡说。

“您的眼睛里有……眼泪哟！”尼古拉·季莫费伊奇惊慌地说：“这是怎么了？我们快到胸衣部那边去，我用身体挡着您，要不然就不象样了。”

店员就勉强做出笑容，故意装得随随便便，很快地把波连卡领到胸衣部，让她藏在一大堆盒子后面，不让外人看见。“您要买哪一号胸衣啊？”他大声问道，同时又小声说：“快擦干您的眼睛！”

“我……我要四十八公分的！不过，麻烦您，她要双层里子的……而且得配着真正的鲸须。我想跟您谈一谈，尼古拉·季莫费伊奇。今天您到我家里来吧！”

“不过有什么可谈的呢？没有什么可谈的。”

“只有您……才爱我，除了您以外，我再也找不到可以谈一谈的人了。”

“这不是芦草，也不是骨头，而是真正的鲸须啊。我



们还要谈什么呢？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您今天一定还要跟他一块儿去散步吧？”

“我……我要去的。”

“好，那还谈什么呢？谈也没有用处。您一定爱上他了吧？”

“是的。”波连卡迟疑不定地小声说，眼睛里滚出大颗的泪珠。

“那还谈什么呢？”尼古拉·季莫费伊奇嘟哝道，烦躁地耸耸肩膀，脸色变白了。

“根本就用不着再谈。您擦干眼泪。我……我也不存什么指望了。”这时候有一个又高又瘦的店员走到这一大堆盒子跟前来，对她的女顾客说：“您要不要这种有松紧的上等吊袜带，它不会阻碍血脉流通，这是经医学界承认的。”尼古拉。

季莫费伊奇用身体挡住波连卡，极力遮盖她和他自己的激动，勉强作出笑容，大声说：“有两种花边，小姐！棉质的和丝质的！东方的、不列颠的、瓦伦西亚的、合股线的、粗糙的，都是棉质的。至于纤巧的、做饰带用的、喀姆布来式的，就都是丝质的了。

看在上帝分上，您把眼泪擦干！他们往这边来了！”他看见她仍旧在流泪，就越发大声地接着说：“有西班牙的、纤巧的、做饰带用的、喀姆布来式的花边。有细棉纱织的、棉线织的、丝线织的袜子。”



尘世忧患

列甫·伊凡诺维奇·波波夫是个神经质的人，在机关里和家庭生活里都不走运。

这时候他拿过一把算盘来，开始重新计算。一个月以前，他在柯希凯尔银号拿到一张第一期有奖公债券，条件是他按月付出一部分款项，直到全部付清为止，如今他就是要计算在陆续付款时期他先后一共要付出多少钱，这张公债券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成为他的财产。

“这张公债券按照行情值二百四十六卢布，”他计算着，“我已经付过十卢布的定金，那么还余下二百三十六卢布要付。好。这个数目得加上一个月的利息，按年利率七厘计算，还得加上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印花税、邮寄抵押收据的邮费二十一戈比、公债券保险费一卢布十戈比、运输费一卢布二十二戈比、装卸费七十四戈比、罚金十八戈比。”

隔板那一边，有一张床，床上躺着波波夫的妻子索菲雅·萨维希娜，她是从姆曾斯克到她丈夫这儿来办理分居的身份证的。在路上她感了风寒，齿龈炎发作，这时候正痛苦得难忍难熬。楼上房间里，有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大概是音乐学院学生，正在练钢琴，弹的是李斯特的狂想曲，声音那么响，仿佛有一列载货火车从这所房子的房顶上开过去似的。右边，隔壁的公寓房间里，有个学医的大学生在温课，准备参加考试。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用



神学校学生那种浑厚的男低音背书：“慢性胃炎在寻常饮酒的酒徒、贪食者，总之，在生活方式缺乏节制的人们身上，也可以观察到。”

在这个公寓房间里弥漫着由丁香花芽、杂酚油、碘酒、石炭酸和索菲雅·萨维希娜用来治牙痛的其他臭烘烘的药品合成的使人窒息的气味。

“好，”波波夫继续计算，“二百三十六卢布加上十四卢布八十一戈比，下个月一共还有二百五十卢布八十一戈比。那么，如果我到三月份付五卢布，就剩下二百四十卢布八十一戈比了。好，现在再算下一个月的利息，按年利率七厘计算，还有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哎呀！”他妻子哀叫道：“你帮我一下吧，列甫。伊凡内奇！我要死了！”

“可是亲爱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是大夫。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经手费百分之零点二、近海航运费一卢布二十二戈比、运输费七十四戈比……”“没心肝的！”索菲雅·萨维希娜哭着说，从屏风后面探出她那浮肿的脸。“你从来也不体恤我，磨人精！我在跟你说话，你听着！乡巴佬！”

“那么，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运输费七十四戈比、装卸费十八戈比、包装费三十二戈比，一共十七卢布十二戈比。”

“慢性胃炎，”大学生背诵道，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在寻常饮酒的酒徒、贪食者……”波波夫把算盘摇一下，他那个昏沉的脑袋也摇一下，然后他重新计算。

过了一个钟头，他仍旧坐在原地，睁大眼睛瞪着一张



抵押收据，喃喃地说：“那么，到一八九六年...九月我付五卢布，还有二百二十三卢布六十七戈比。那么，加上下一个月的利息，按年利率七厘计算，还有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野蛮人！把阿莫尼亚水拿给我！”索菲雅·萨维希娜尖声叫道：“暴君！杀人犯！”

“慢性胃炎在肝病患者身上也可以观察到。”波波夫把阿莫尼亚水拿给他妻子，接着算道：“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运输费七十四戈比、因差错而付出的费用十八戈比、罚金三十二戈比……”楼上的琴声停了。然而过了一忽儿，那个练琴的人又弹起来，劲头那么猛，震得索菲雅·萨维希娜身子底下的褥垫弹簧都颤动起来。

波波夫对着天花板呆呆地瞧了一忽儿，然后又从一八九六年八月份算起。他瞧一下写满数目字的纸，瞧一下算盘，眼前浮起一种类似海浪的景象。他眼睛前面金星乱进，脑子里一团乱麻，嘴里焦干，额头冒出冷汗，然而他下定决心，不最后理清他跟柯希凯尔银号的银钱往来关系就决不站起来。

“哎——呀！”索菲雅·萨维希娜痛苦地叫道：“我整个右脸痛得要命。圣母啊！哎哟哟，我受不住了！可是他，这条毒蛇，根本不在心上！哪怕我死了，他也不在乎！我这个受苦人真是不幸啊！我怎么会嫁给这么一块木头，我这苦命人啊！”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那么，到一九零三年二月我共欠二百零八卢布七戈比。好。现在，加上年利七厘、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经手费七十四戈比……慢性胃炎在肺病患者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你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



你孩子的父亲，而是暴君，磨人精！赶快把干丁香花芽拿给我，没心肝的！”

“吓！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噢，我算到哪儿了？扣除息票的利息以外，加上下一个月的利息，按年利率七厘计算，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慢性胃炎在肺病患者身上也可以观察到。”三个钟头以后，波波夫总算把这笔帐最后结清了。原来在陆续偿清的这段时期，他一共要付给柯希凯尔银号一百三十四万七千八百二十一卢布九十二戈比，如果从中扣除中奖的奖金二十万卢布，仍旧亏损一百万以上。列甫·伊凡诺维奇看见这个数目字，就慢腾腾地站起来，浑身发凉。他脸上现出恐怖、困惑、惊慌的神情，仿佛耳朵根上挨了一枪似的。这当儿，楼上练琴的人身旁坐下一个同行，四只手一齐按琴键，开始雷鸣般地弹奏李斯特的狂想曲。学医的大学生比先前走得更快，他咳嗽一阵，嗡嗡地念道：“慢性肺炎也可以在寻常饮酒的酒徒、贪食者……”索菲雅·萨维希娜尖声喊叫，扔出枕头，跺脚。看来，她的牙痛刚刚开始发作。波波夫擦掉冷汗，又在桌旁坐下，摇一下算盘说：“这得核对一下才成。很可能我出了点错。”他就又拿起那张单据，重新从头算起，嘴里说着：“这张公债券按照行情值二百四十六卢布。”

我交过定金十卢布，因此还有二百三十六卢布要付。

“他的耳朵里响着：‘

咚……咚……咚……’这时候他听见枪弹声、汽笛声、鞭子的啪啪声、狮子和豹子的吼叫声。

“还有二百三十六卢布！”他嚷着，极力要盖过这一



片喧嚣声。“六月里我付出五卢布！见鬼，五卢布！见你的鬼，巴不得拿一根车杠来塞进你嘴里才好，五卢布！VivelaFrance！第鲁列特万岁！”

到早晨，他给送进医院去了。

春 日

清晨。天窗外面房顶上出现一只年轻的灰毛公猫，鼻子上带着很深的爪痕。它轻蔑地眯了一忽儿眼睛，然后说：“在你们面前立着的，是一个最最幸福的生物！啊，爱情！啊，良辰美景！啊，等到我老了，人家就会提着我的尾巴丢在污水坑里，可是哪怕到那时候，我也不会忘了在翻倒的木桶旁边那头一次萍水相逢，忘不了她那窄瞳孔里的目光、她那丝绒般毛茸茸的尾巴！只要那条人间少有的优雅尾巴摇动一下，我就情愿把全世界都献出去！不过……我何必跟你们讲这些呢？你们绝不会了解猫，也不会了解中学生，更不会了解老处女。你们这些凡人都浅薄无聊，不能冷静地看待猫的幸福。你们会嫉妒地微笑，拿我的幸福责备我：“只不过是猫的幸福罢了！”你们谁也不会想起问一声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得到幸福。那就让我来对你们讲一讲猫的幸福要费多大的力量才能得到吧！你们会发现，为了追求幸福，猫远比人更费力地奋斗，冒险，忍耐！你们听着。通常，傍晚九点钟，我们的厨娘把泔水端出去。

我就跟着她走，踩着水洼跑过整个院子。猫没有养成



穿雨鞋的习惯，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整个晚上不得不忘掉自己对潮湿的厌恶。到了院子尽头，我就跳上围墙，沿着墙顶小心地走动，墙下面有一条塞特种猎狗，是我最凶恶的敌人，它幸灾乐祸地盯住我，巴望我迟早会从围墙上摔下来，好让它把我咬个够。然后我使劲一跳，在板棚顶上走起来。在那儿我顺着一所高房子的排水管往上爬，沿着又窄又滑的房檐走。我从房檐上跳到邻近一所房子上。在这个房顶上，我照例会遇到我那些情敌。啊，诸位先生，要是你们知道我的一身毛里藏着多少爪英伤痕、肿块，你们的头发就会一根根竖起来！去年我的眼睛几乎被抓伤，前天我的情敌们把我从二层楼的高处推下来。不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开口歌唱了。在音乐方面，我们猫是理论家，遵循一种新的流派，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流派的鼻祖：不追求旋律，只求唱得响而久。

居民们却是很差的理论家，因此，无怪他们不理解我们的歌唱，用石头和铁块往我们身上丢，用脏水往我们身上泼，打发狗来咬我们了。

我得一连唱上三个钟头光景，有的时候还要更久些，到后来风总算把那种温柔而带着召唤意味的‘咪咪’声送到我的耳边来了。我一听到这种召唤，顿时急如闪电，窜上前去迎接她。我们的母猫，特别是茶叶铺里那些母猫，品行都挺端正。不管她们怎样爱一只公猫，她们也绝不会不提抗议就委身于他。一只公猫必须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她嘶嘶地叫，抓您的鼻子，风骚地眯细眼睛。

每逢您的情敌当着她的面要给您一顿打，她总是呜呜



地叫，活动她的触须，从您身边跑开，沿着房顶，沿着围墙顶溜走。接着就是天下大乱，打成一团，因此那种良辰美景照例要到早晨四五点钟才能来临。

“现在你们可以明白我要费多大的力量才能得到幸福了。”

这只公猫翘起尾巴，尊严地往远处走去。

大斋的前夜

“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叫醒她的丈夫。“巴威尔·瓦西里伊奇！你去帮斯捷巴温一温功课吧，他坐在那儿对着书本哭呢！他又有什么地方弄不懂了！”

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坐起来，一面打呵欠，一面在嘴上画十字，柔声说：“我就去，宝贝儿！”

一只本来睡在他身旁的猫，也立起来，伸直尾巴，拱起背脊，眯细眼睛。四下里静悄悄的。可以听见老鼠在壁纸里边跑来跑去。巴威尔·瓦西里伊奇穿上皮靴和睡衣，半睡半醒，没精打采，皱起眉头，从卧房走进饭厅。他一走进去，另一只在窗台上嗅一碟鱼冻的猫就跳下地，藏到柜子后面去了。

“谁叫你嗅这碟菜！”他生气地说，拿一张报纸把鱼冻盖上。“你干这种事只配叫做猪，不配叫做猫。”饭厅里有一道门通到儿童室。儿童室里，一张布满污斑和深深的刀痕的桌子旁边，坐着中学二年级学生斯捷巴，脸上带着



耍脾气的神情，眼睛泪汪汪的。他把膝盖差不多一直顶到下巴上，两只手搂住膝头，身子摇摇晃晃，活象一个中国的不倒翁。他生气地瞧着一本算术习题集。

“你在温课吗？”巴威尔·瓦西里伊奇问道，挨着桌子坐下，连连打着呵欠。

“对了，我的孩子。玩也玩了，睡也睡了，薄饼也吃过了，明天可就要吃斋饭，忏悔，干活儿了。

每段时间都有每段时间的界限。你的眼睛怎么泪汪汪的？背书背不下去了？大概吃完薄饼就容不下学问了吧？就是这么回事。”

“你干吗拿孩子开心啊？”彼拉盖雅在另一个房间里叫道。

“你与其拿他开心，还不如指点指点他的好！要不然他明天就又要得一分，愁死我了！”

“你什么地方不懂？”巴威尔·瓦西里伊奇问斯捷巴说。

“喏……分数除法！”男孩气冲冲地回答说：“分数除分数。”“哼……

怪孩子！这算得了什么？这不用费什么脑筋。

把规则记住就行了。要用分数除分数，就得用第二个分数的分母乘第一个分数的分子，那就是商数的分子。好，然后头一个分数的分母……这个不用您说我也知道！”斯捷巴打断他的话，用手指弹掉桌子上的一个核桃壳。“您给我做一个例题看！”

“例题？好，拿铅笔来。听着。比方说，我们要拿五分之二来除八分之七。好。

